說郛目錄
弓第九
鹿門隱書 皮日休
山書 劉蛻
兩同書 羅隱
迈書 司馬光
新書 諸葛亮
權書 蘇洵

依明鈔校過 甲戌十二月

唐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夫山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

或曰仲尼思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責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拆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延天地故

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鈎伸鋏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蛇豕民爲淫蜮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讌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illegible]

[illegible]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民之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信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

人導之以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爲取反取爲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名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而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已後行仁義禮智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illegible]便毒於豺狼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保況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羊猰貐尚猶類人況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爲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嫄履大迹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

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罷以聖人爲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
至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
能修然後能盡道堯爲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爲鰥民
二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仲尼
之戲必以矩矱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
軻也若望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
兕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
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
爲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
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遠也嗚呼
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兕乎蛟龍乎是天不爲人
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兕入水嬰蛟龍遇異應
也是人不爲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喪身所
爲心之馳儈焉君子不爲其所不爲小人爲其所不
爲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潔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當窮能潔當危能慎戒也非眞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已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已爲天下累故人憂之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皆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嫗有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懼赤子之觸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採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爲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爲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爲不大矣

天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雨曜有明聖人以文明禪之噫禪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虫雲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禪於祥瑞也蛟龍禪於淵澤也昆虫禪於地氣也雲物禪於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紆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荀不仁而位是不禪於祿食也況能禪於天地乎吾

乃知是禽獸昆虫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燾也

舟之有柂猶人之有道也柂不安也舟之行匪柂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柂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柂於項項遺柂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況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伯夷弗仕非君弗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爲也不仕非

執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可事非君可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爲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溷吾去溷而取辯者也

於戲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可及愛而不可必鬱鬱於厲夫至乎是者爲心乎爲身乎心則勞

身則憊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也僭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已而自卑卑則全勇多於人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耻也

[illegible]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喪已賈豎非曹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豎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爲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爲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爲臣者具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牙卿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邁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illegible]伊皐亦人矣孔顏亦人耳

[illegible]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illegible]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貨法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周公爲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士斯禮

遂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糺已之讐而爲直因躬不好者而爲廉因人不樂者以爲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徑坦途無不之也斜徑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徑者苦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

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匪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古之謂賊民今之所謂賊臣

虸蚄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也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可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正則可以常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

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修人不正不見此之謂四正鵷鸞不常見君子慕焉鸚鳩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鵷鸞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驕者不爲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爲矣

或曰將處乎世如何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尊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而責友居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詘也自尊其已孩孺不得而娛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媟讐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已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旒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旒

噫吾之道猶弓箕陶旒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孔僅乎衛青霍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

古之酗醟也爲酒今之酗醟也爲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噫錢格篡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唐 劉蛻

子於山十八篇大不復物意茫洋乎無

自號爲山者

天地之氣復則爲者而爲山也融者而爲川也結於

[illegible]勤融於其時者疏決以忘其及故

山書

唐 劉蛻

予於山上著書一十八篇大不復物意茫洋乎無自號爲山書

天地之氣復則結者而爲山也融者而爲川也結於其所者安靜而不動融於其時者疏決以忘其及故山之性爲近正川之性爲華爲是以處其結者有君子處其融者爲利人

天地之先未嘗有形故字其形爲人民爲禽蟲萬物

然後受其字據其形之動曰生形之靜曰死嗚呼夜
苟不生乎天地先而未嘗用其形竅以出納斯非混
沌之似乎故吾以混沌不嘗在天地先而在我之不
爲萬物鑿者而已矣

壞人者天地也使其數出故觀數而象動則有爭殺
亂患夫數始乎手足故離吾之指爲吾視其指而心
亦離則數數人乎心矣故知指生六而爲有餘生四
而爲不足不足與有餘也爲體不備嗚呼心既分身
之有餘與不足也則爭殺亂患何嘗不足盡其數出

聖人重其生以榆出先濟其用故甘氊之臭出於榆
末而後網罟不足于野以牢養于宮中故天下忘身
以自給嗚呼上古食而棄其餘熱而棄其皮亦足矣
是知聖人欲化而更亂其生聽鳳鳴而吹管果象也
故有象竹之聲者必有象葭之器然則造其爲而耻
葭學者鳳也故不世而來造其象而耻人學者聖人
也故末世而不出嗚呼

江河鑿而山木泣以爲川既出而必伐舟也舟既入
水而蛟魚相市以其居泉而遠于殺者也今則造泉

之具成是大道存而異其質大道亡而運其禍
利以觀天下利盡而天下畔道以歸天下道薄而天
下去嗚呼爲利物所間爲道亦不僞故始愛其應者
終亦將以應人然則利盡所畔者以滅其後道薄而
所去者貴不殺其孤而已
城郭溝池以固民也有竊城郭溝池以盜民者則殺
人甚于不固夫有竊固之具必有功固之利苟有利
之物寇必生其下是以太古安民以巢故于野則無
爭巢固民則相殺

車服妾媵所以奉貴也然而奉天下來事貴者賤夫
有車服必有雜珮有妾媵必有娛樂聖人既爲之貴
賤止欲鞭農父子以奉不暇雖有杵臼吾安得粟而
舂之嗚呼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貴賤
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懷惡者在內所以能避弓矢
也故射惡未及死而奪械可以殺人于天下天下從
而禁畜私械者嗚呼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今則不
然反防人之持弓矢也
萬物無常聲而主聲者定其悲歡則聽在心而耳職

廢也謂雷爲可畏則以畏聲聽之不知有時雷可長養也謂瑟爲可狎則以狎聲聽之不知有時瑟可流哀也則有幽思之深砧聲之悲也去家日遠雨聲之愁也嗚呼悲愁果在心也雷與瑟無常聲也爲學豈有歲故勞于農夫以其有邇世也故佚于使人然而雖佚不忘學以其勞而未嘗遲是故死而不得止其心古有志者猶悲日月之易于人也故謂飛鳥走兎在其中付大藏之鑰未必有信之友也夫取人之鑰必薦信以入其中受人之託必有情以

故大信者不使人付有道者不使人求

情哀之厚葬以王禮百姓不貪其死以其愛名不匿子愛身任時之重必多怨借君之權必易死是于名則君子愛身不甚于百姓焉

聖人有意哉故勸善以爵使利爵者樂修夫惡殺人與殺盜鈞爲仁人之心則亦召盜以爵嗚呼使聖人無意則勸善不以爵矣故君子爲善不獨樂欲爲聖人而出是不見仁人之術使爵以召盜乎

食秦人之炙則懷其妻子聞秦婦之嫁則垂涕悲其

身當是時亦疑天下之妻矣吾過富貴之門則懷其爵矣及聞秦人以爵死者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不顧天下之貴矣有惡雀鹿之甚者揮帚以驅雀結罟以禁鹿夫帚罟既可以駭物則帚罟必可以取物嗚呼執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有學其具以取之故善惡去者不必惡其名善逐者不示人以其具

猿鳴不過薜蘿以其有蔓蔓者必組物夫能過其組必自硋其心嗚呼髻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也線之組吾衣也亦是矣今蔓在天下安得復硋其心

子書之最異者

唐 羅隱

貴賤第一

夫氣所化陽尊而陰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龜龍爲鱗介之長麟鳳虎豹毛之宗金玉乃上石之標芝松則卉木之秀此乃貴賤之理著之於自然者

兩同書

唐　羅隱

貴賤第一

夫一氣所化陽尊而陰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龜龍爲鱗介之長麟鳳處羽毛之宗金玉乃上石之標芝松則卉木之秀此乃貴賤之理著之於自然也龜龍有神靈之別麟鳳有仁愛之異金玉有鑑潤之奇芝松有貞秀之姿是皆性稟殊致爲衆物之所重也然則萬物之中唯人爲貴人不自理必有所尊亦以

明聖之才而居億兆之上也是故時之所賢者則尊之以爲君長才不應代者則賤之以爲黎庶然處君長之位非不貴矣雖漉力有餘而無德可稱則其貴不足貴也居黎庶之內非不賤矣雖貧弱不足而有道可採則其賤未爲賤也何以言之昔者殷紂居九五之位孔丘則魯國之逐臣也齊景有千駟之饒伯夷則首陽之餓士也此非不尊甲道阻飛伏瑰殊然而百代人君競慕丘夷之義三尺童子羞聞紂景之名是以貴賤之途未可以窮達論也故大人主所以

稱善者以其有德也苟無其德則何以異于萬是故明君者納陛軫慮旰食興懷勞十起而無疲聽八音而受諫蓋有由矣且崆峒高臥黃軒致順風之請瀉水幽居帝堯發時雨之讓夫以鯀夫獨善之操猶降萬乘之尊況天子原載之恩而爲百姓所薄者哉蓋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憂其賤而憂道之不篤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無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是以古之人君乾乾而夕惕苟徒爲名而已哉實恐墜聖人之大寶辱先生之餘

慶也故貴者榮也非有道而不能居賤者辱也雖有力而不能避也苟以修德不求其貴而貴自求之苟以不仁欲離其賤而賤不離之故昔虞舜處於側陋非不微矣而鼎祚肇建終有揖讓之美夏桀親御神器非不盛矣而萬姓莫輔竟罹放逐之辱古公避賤而遷居豈求其貴也行未輟策邑城岐下胡亥笑堯禹之陋豈樂其賤也死不旋踵地分灞上夫以虞舜之微非有穀帛之利以悅於衆也夏桀之盛非無戈戟之防以禦於敵也古公之興非以一人之力自強於家國也胡亥之滅非以萬乘之尊願同於黔首也貴者愈賤賤者愈貴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豈皇天之有私惟德佑之而已矣故老氏曰道尊德貴其是之謂乎

強弱第二

夫強不自強因弱以奉強弱不自弱因強以禦弱故弱爲強者所伏強爲弱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也然則所謂強者豈壯勇之謂耶所謂弱者豈怯懦之謂耶蓋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何以言之夫金

者天下之至剛也水者天下之至柔也金雖剛矣斬之而不可以續水雖柔矣斬之而不可以斷則水柔能成其剛金剛不輟其弱也故晏嬰之侏儒耳齊國之宰臣甘羅之童子耳秦國之良相僑如大人也魯人椿其喉矣長萬壯士也宋華醢其肉矣晏嬰身短不過人此非不懦矣甘羅年未弱冠此非不幼矣修如大可專車此非不壯矣長萬力能抶韋此非不勇矣然則僑如長萬智不足以全身晏嬰甘羅謀可以制一國豈非德力有其強弱不同者歟由是觀以德剛終有亢極之悔謙以卑下能成光大之尊則其致也然夫所謂德者何唯慈唯仁矣所謂力者何且暴且武耳苟以仁慈則天地所不違鬼神將來舍而況於遵乎苟以暴武則九族所離心六親所側目而況於遠乎是故德者兆庶之所賴也力者一夫之所持也矜一夫之用故不可得其強乘兆庶之恩故不可得其弱是以紂能索鐵天下懼之如虎狼莞不勝衣天下親之如父母然虎狼雖使人懼之豈可言虎狼強於人耶父母能令子親之豈可言父母弱於子耶

則強弱之理固亦明矣是以古之明君道濟天下知衆心不可以力制大名不可以暴成故盛德以自修柔仁以禦下用能不言而信洽垂拱以化行將乃八極歸成四方重譯豈徒一邦從服百姓與能而已哉嗟乎古之暴君驕酷天下捨德而任力忘已而責人壯可行舟不能自制其嗜慾村堪舉鼎不足自全其性靈至令社稷爲墟宗廟無主永爲後代所笑豈獨當時之弱乎悲夫老氏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其是之謂乎

損益第三

大萬姓所賴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資乎萬姓則萬姓爲天下之足一人爲天下之首也然則萬姓衆矣不能免塗炭之禍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豈矣之於足實在於元首也夫以水動萍移風行草偃處唐虞之代則比屋可封居桀紂之朝則比屋可戮夫天下者豈賢於彼而愚於此易於上而難於下哉蓋人君有所損益也然則益莫大於主儉損莫大於君奢奢儉之間乃損益之本也且夫日月者天下之至明

也然猶有不及之處爾其儉主之理則天下無爲天下無爲則萬姓受其賜其於日月亦已大矣豺狼者天下之至害也然猶有不傷之所爾其奢君之理則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則萬姓受其毒其於豺狼亦已甚矣是故古先聖君務修儉德土堦茅宇綈衣麤裘捨難得之貨掊無用之器薄賦歛省徭役損一人之愛好益萬人之性命故得天下歡娛各悅其生矣古先暴主志在奢淫瑶臺象牀錦衣玉食購難得之貨斵無用之器厚賦歛煩徭役益一人之愛好損萬人之性命故使天下困窮不畏其死矣夫死且不畏豈可畏其亂乎生且是悅豈不悅其安乎故人安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亂者天子所以罹其亂也人主欲其已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亂而不思其已亂此不可謂其智也且夫剖腹啗口不足謂其美也溫踵動心不足謂其勞也夫心口所以存者爲其踵腹也腹之且剖豈異口之剖耶踵之且溫豈異心之溫耶故人主所以稱至尊者徒以有其人也人且共益則君孰與其損哉人且共損則君孰與其益哉是故

損已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堯舜所以成其上聖克保耆頤之壽也益已以損物者物既損矣而物亦損之癸辛所以陷其下愚自取誅逐之敗也是則彼之自損者豈非自益之道歟此之自益者豈非自損之道歟損益之途固亦明矣嗟夫怵命者至重之理也愛劬者不急之事也今我捨一身之不急濟萬姓之至重不言所利廣遂生成永居南嶽之安常有北辰之致前普天率土孰爲我損乎夫以嗜慾無厭貪求莫止土饑糟糠犬馬餘其粟肉人衣皮土水榮其錦罽崇虛喪實捨利取危枳棘生於柳途鯨鯢遊於沸海則九州四域孰爲益乎故老氏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其是之謂歟

敬慢第四

遠古之代人心混沌不殊於草木取類於羽毛後代聖人乃道之以禮樂教之以仁義然後君臣貴賤之制坦然有章矣然則禮之所先莫大乎敬禮之所弊莫甚於慢故以敬事天則神降以敬理國則人和以慢事天則神欺以慢理國則人殆下之不敬則不足

以奉君上之不敬則不足以御臣是以地中有山大易發謙尊之旨海下於水老氏著谷王之喻相鼠有體風詩刺其失儀飛鳥能言古人記其無禮則敬慢之間美惡殊致是故明王之於天下也設壇授將側席求賢貴東帛於丘園降安車於途巷故得真龍就位振鷺來庭天下榮之願從其化也昧主之於天下也披裳接士露髮朝人視賢良若草芥比黎庶爲豕畜是以白駒投谷飛鴻逝雲天下惡之願逃其耻也然夫敬人者不必自賤蓋欲用其人也慢人者不必增貴適是慫其人也何以言之昔文侯式干木之閭昭王築郭隗之館故得羣才必至駿足攸歸何則以敬之所致也齊桓有葵丘之驕漢祖輕過趙之罵故有諸侯不附大臣搆連何則以慢之所致也然夫向之所敬者豈徒敬人而已哉蓋以自敬也向之所慢者豈徒慢人而已哉蓋以自慢也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慢一人則千萬人怨皆欲知好人之敬而不知行其所以敬皆欲知惡人之慢而不知去其所以慢此猶南望以求燕北行以適越誠有不可得也且夫

人王者天下之表也行書國策言記史官有一善若慶雲之浮揚天下之所欣賀有一惡若朝日之帶蝕天下之所傷嗟不可類於匹夫不慎其敬慢也故人問田子方曰富貴者驕人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道言不合同則去之楚越若脫弊屣奈何同之是以虎豹墜谷頓爲韲粉蝮蟻隨風無傷絲髮輕重之理不同年而語也故周公文王之子握吐爲勞馭者晏嬰之僕驕矜自若豈非君子小人之道敬慢殊逾者乎夫尺蠖求伸亦因其屈鷙鳥將擊必先卑以貴下賤大得人也故老氏曰後其身而身先之是之謂歟

原道第五

夫大德曰生至貴唯命故兩臂重於四海萬物小於一身雖稟精神於天地託質氣於父母然亦困於所養以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栢者有凌雲之操也若壅之以糞壤沃之以鹹流則不及常朝已見其憔悴矣冰雪者無逾時之堅也若藏之於陰井庇之於幽蜂

則苟涉盛夏未聞其消解也夫松栢之性非不貞矣終以速朽冰雪之性非不液矣竟以遐延此二者豈天使之然哉果以養之所致也況夫人者異乎松栢之永矣養之失其所則安可以不朽乎豈徒冰雪之倏忽也養之得其道則安可以不延乎故壽之有長短由養之有厚薄也悲夫飲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人皆莫不惡其爲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昔信陵孝惠爲縱長夜之娛淫酒色之樂極情肆[illegible]也然卒逢夭折之痛自殞於泉壠之[illegible]則爲薄亦已甚矣老氏彭公修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魂制魄此非不自薄矣然克保長久之壽自致於雲霄之上是則爲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養生之具也苟以養過其度則亦爲喪生之源也是故火之所宜者膏也水之所宜者水也今以江湖之水清其尺蘖斛庾之膏沃其星燭則必見壞滅也故性命之分誠有限也嗜慾之心固無窮也以有限之性命逐無窮之嗜慾亦安可不困苦哉是以易存飲食之節

禮誠男女之際蓋有由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之至貴也有億兆之衆此天下之至富也苟以養生之不存則五臟四支猶非我有而況身形之外安可有乎夫美玉投蛙明珠彈雀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即以爲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之下豈得爲不惑乎是故大而不能拔山嗜慾者適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子故魯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義而不飲鄒子公則棄指以求羨柳下惠與女子同寢終不爲亂宋華父

督仲尼身以竊色周公遺酒誥之肯殷紂沈酒而致之嫂好辭同輦之嫌姜氏遜淫而無恥豈非貞濫有異厚薄不同者與夫神大用則竭形大用則勞神形俱困而求長生者未之聞也爲人主者誠能內寶神氣外損嗜慾念馳騁之誡宗願養之言永保神仙之壽常爲聖明之主豈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謂

理亂第六

夫家國之理亂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聖人之造書

契以通隱情剡弓矢以威不伏二者古今之所存焉然則文以致理武以定亂文雖致理不必止其亂武雖宇亂不必適其理故防亂在乎用武勸理在乎用文若手足之遽使舟車之更載也是以漢祖矜坊陸賈諭以爲學魯公赴會仲尼請其設備益有由也然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内誠不在乎誇飾者也武者示之以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強名也苟以強名則畏雖多利兵適足彰其敗也苟以誇飾則魯雖盡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築長城修戰伐勞不伏人不堪命遂使陳涉之流坐乘其弊禍起於名也王莽構靈臺興禮樂賦斂無度人不聊生遂使天下也若陳涉者雖務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聖公之徒行收其利敗始於虛飾也故始皇用武於之所以反脆也王莽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斲材雖志在矜其妙而不知細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以理之終以爲亂也此未得其大體也且夫文者示人有章必存乎簡易則易從將有耻且格武者示人有備必在乎恬淡恬淡則自守恒以逸而待勞

恒以逸而待勞則攻戰無不利有恥且格則教化無
不行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澄之以無事清
之以至仁此聖主所以得其理也然二子不求之於
内而索之於外不撫之以性而縱之以情煩文以熏
下暴武以困衆此不可得意於天下也雖然猶有其
獘何者昔伯益鑿井燧人鑽木水火之利于今賴之
然智伯因之以灌趙城董卓因之以焚漢室是乃爲
害亦以甚矣然則文武者理國之利器也而盜竊者
亦何嘗不以文武之道亂天下乎故章邯以軍旅而
秦地田常以仁義而篡齊國則有理不能無亂
唯人主之所制也是故牧馬者先去其害驅羊者逐
鞭其後後之不鞭羊之所失也害之不去馬之所亡
也魯不能去三家之害國之所叛也晉不能鞭六卿
之後地之所分也苟亦不能則雖有簡易之文恬淡
之武適足助其亂也安可得其理乎故聖人不得文
武之道不理賊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亂非文武有去
就之私蓋人主失其柄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其是之謂乎

得失第七

夫駒駼騁遠必以四足之力鷙鷙翔遐莫非六翮之用也是以聖人撫運明主乘時亦以杞梓之材而爲股肱之任然則地有山川其險可見天有冬夏其時可知至於凡人之心杳然無所素王以之不測帝堯猶以爲難將欲用之不無得失也何以言之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輔君亦能危君是以三傑用而漢興六卿強而晉滅陶朱在越霸田氏盛而齊亡雖任是同而成敗尤異也大人

無端真僞匪一或貌恭而心慢或言親而行遠或賤廉而貴貪或貧貞而富黷或慈大以求變或位高而自疑或見利而忘恩或逃刑而構隙此則著筮不足決鬼神不能定且利器者至重也人心者難知也以至重之利器假難知之人心未明真僞之情徒信毀譽之口有霍光之才者亦以得矣有王莽之行者亦以失矣是故考之於宗親則管叔周公不無忠僻驗之於戚屬則竇嬰呂祿不無正邪推之於功臣則王陵黯布不無逆順論之於故友則樊噲盧綰

不無去留取以刀筆之能則若張湯之欺誣賞以類
舌之用則厭主父偃之倒行若智策有餘則陳平不
可獨任若英謀出衆則韓信盧其難制夫天下之至
大也無其人則不可獨守有其人則又恐爲亂亦何
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亂也且夫毛髮植於頭也日以
櫛之爪甲寇於指也月以鑢之爪之不鑢長則不便
於使也髮之不櫛久則彌成於亂也夫爪甲毛髮者
近在已躬本無情識苟不以理猶爲之難況於臣下
非同體之物人心有易遷之慮委之以臧否隨之

非益不可以容易也是故逐長路者必在於馭
之力理天下者必求於賢臣之用然駿馬苟馴由不
可以無轡也賢臣雖任終不可以失權也故夫御馬
者其轡煩則其馬蹀而不進其轡縱則其馬驕而好
逸使夫縱不至逸煩而每進者唯造父之所能也夫
御臣者其權峻則其臣懼而不安其權寬則其臣慢
而好亂使夫寬而不至亂峻而能安者唯聖人之所
明也恐馬之多逸捨馬而徒行則長路不可濟也懼
臣之爲亂捨臣而獨任則天下莫能理也知馬之可

乘而不執其轡則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親其權則不能止其亂也是故項羽不用范增是捨馬而徒行漢帝雖有曹操是乘馬而無轡銜欲不敗其可得乎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於人其是之謂歟

真僞第八

夫主上不能獨化也必資賢輔物心不爲易治也方俟甄議使夫小人退野君子居朝然後可爲得矣則善惡相生是非交躁形彰而影附唇竭而毒有其真不能無其僞也是以歷代帝王統御宇內及所誅逐則謬加賢良此有識者之所嗟痛也夫山鷄無靈買之者謂之鳳野麟嘉瑞傷之者謂之麏然麟鳳有圖麏鷄無識猶復以真爲僞以僞爲真況忠邪之情靜躁之性愚蕞者類直智狂者類賢潔已者不能同人犯顏者短於忤主情狀無形象可見心慮非視聽所知欲使銀鉛不雜淄蔣殊味其有得者亦萬代之一遇也是以吳用宰嚭

致戮於子胥魯退仲尼委政於季氏秦誅白起以畏應侯趙信郭開而殺李牧卞和獻玉反遇楚刑北郭吹竽濫食齊祿若斯之類實繁有徒然則所是不必真所非不必僞也故真僞之際有數術焉不可不察也何者夫衆之所譽者不可必謂其善也衆之所毀者不可必謂其惡也我之所親者不可必謂其賢也我之所慢而中山卒拔鄒通延夢於漢主而非傳說之

水伯鯀爲衆所舉而洪水莫除魏伐中山樂羊爲衆屈原見逐於楚王而無其工之罪此則衆議不可獨見未爲得也是故明主疇咨在位詳省已處先難而後易考著以究徵使夫登用者不愧其賞肯罪者不逃其責然後可爲當矣然則良馬驗之於馳驟駑駿可分不藉孫陽之舉也桑刃徵之於斷割則利鈍可見不勞風胡之談也苟有難知之人試之以任事則真僞自辯以塞天下之訟也故先王之用人也遠使之而觀其忠節近使之而察其敬勤令之以謀務足見其材能雜之以若視以可識其智慮煩之以

貞濫委之以利詳以貪廉困窮要之以仁危難思之以信尋其行而探其性聽其辭而別其情盡忠尚之八徵驗皐陶之九德然後素絲皆染白璧投泥而不渝黃葉並彫青松凌霜而獨秀則僞者去而真者得矣故孔子曰衆善者必察焉衆惡者必察焉是之謂乎

同異第九

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虎異谷風虎嘯而谷風起蛇非山霧與理所同耳夫異類殊君臣情同行雖蛤因雀化而蛤不與雀游鴛自鼠爲而鼠不與鼠匹理所異耳然父子兄弟非不親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疎矣其心未必異故瞽叟愚而重華聖盜蹠貪而柳下廉劉季困而紀信焚伯桃餓而角哀死亦猶烟灰同出飛沉自分膠漆異生而堅固相守也然則情性不等同異難并大易雖云同人於門三爻復云伏戎於莽此則於同不能無異也故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異而内不異者有始同而終異者有初異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與之同

者有彼不異我而我與之異者何以明之昔者陳平面向呂后而心歸劉氏程嬰外逆孫臼而內存趙孤張耳陳餘始則刎頸之交終構參商之隙夷吾小白初有射鉤之怨末爲魚水之歡田氏懷詐義於齊君齊君彌信臣父盡至忠於項羽項羽益疑是則同異之心不可以一二而測也是故明者徐視而審聽高居而遠望也隨時之宜唯變所適因其可同而與之同矣因其可異而與之異矣故衛青賢耳漢武委之以軍旅由余虜耳秦穆授之以國政夫以衛青由余敵於秦漢非不疎矣猶知可同而同之況於父子兄弟之親而有可同者乎且管叔兄耳姬旦誅之以極刑石厚子矣石碏死之以大義也夫以管叔石厚比於旦碏非不親矣猶知可異而異之況乎君臣朋友之疎而有可同者乎故能同異者爲禍虞舜能同八元能異四罪永垂聖哲之名殷紂不同三仁不異二臣故取敗亡之辱是則同異之際不可失其徵妙也故孔子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其是之謂歟

愛憎第十

夫日之明也無幽不燭蓋之以重雲則光輝莫覩水之鑑也有來而斯應混之以糝土則影象俱滅夫以水日之明鑑失其常然者豈不以雲土之異移其性乎是則人有神智之察非不靈矣徒以內存愛尚之情外挾憎忿之事則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何以明之昔重華孝矣瞽叟病之親行不義寤生賢矣武姜惡之自構其乱鶴乃賤矣衛君重之載以華軒馬則微矣楚王好之衣以文繡夫以骨肉相親固無間矣而猶憎之禽獸類別誠有分矣而猶愛之況乎明君信臣不如父母之信子耶士媚於主巧於鶴馬之媚人而無愛憎之迷者蓋亦寡矣是故汲黯袁盎以忠諫而屢出籍孺韓嫣以佞倖而益重孫通諛言而受賞賈誼切直而見疎甚矣哉愛憎之惑人也如此若夫忠臣之事君也面諍君之惡方欲成君之美而君反以為憎已也佞人之事主也面諛主之善方反長主之過而主反以為愛已也殊不知聞惡而遷善永為有道之君悅善而忘惡長為不義之主是則致君

於有道者豈得不爲大愛乎陷主於不義者豈得不爲大憎乎而主不原忠諂之情輕肆向背之志以爲愛已者已亦愛之則寵光加於三族以爲憎已者已亦憎之則夷滅被於五宗遂使剖心刎頸之誠棄而莫用舐痔吮癰之類擢以殊級且夫賞以勸善名以爵賢使天下不肖者有名無功者受賞則何以勸天下乎法以禁非刑以懲惡使夫懷忠者坐法行直者遇刑則何以禁天下乎是以漢憎雍齒張良以爲可封隋寵少師伯比以爲可伐何則有功者害適爲不祥無德是親自下關

迂書

宋 司馬光

余生六齡而父兄教之書雖誦之不能知其義又七年始得稍聞聖人之道朝誦之夕思之至於今二十有七年矣雖其性之昏愚憊而不能進然竊亦至矣時有所獲書以示人人之論高者則曰子之書庸而無奇與衆人所同知也論卑者則曰子之書迂而難用於世無益也嘻我窮我宁忍以求古之道力之所及者則取之庸與迂惟人之所名也

我安得知之故命其書曰庸書亦曰迂書云

釋迂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太迂於世無益也迂夫曰予知迂之無益而不知其爲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乎樹遠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楹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夫豈非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古之人惟其圖大而不能狹也其志遂奧而不能邇也其言迂而不能庳也是以所適齟齬而或窮爲布衣貧賤困苦以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人猶以爲法鼻使其人狹道以求容邇志以取合庳言以趨功雖當時貴爲卿相利止於其躬榮盡於其生惡得與澤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患不能迂而已矣迂何病哉

辨庸

或謂迂夫曰子之言甚庸衆人之所及也惡足貴哉迂夫曰然余學先王之道勤且久矣惟其惟之愽也苦心勞神而不自知猶未免夫庸也雖然古之天地

有以異於今乎古之萬物有以異於今乎古之性情有以異於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無變也萬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爲而獨變哉子之於道也將厭常而好新譬夫之楚者不之南而之北之齊者不之東而之西信可謂殊於衆人矣得無所適失其所求愈勤而愈遠邪嗚呼孝慈仁義忠信禮樂自生民以來談之至今矣安得不庸哉如余者懼不能庸而已矣庸何病哉

士則

曰爲士何如适夫曰士者事天以順交人以謹謹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矣或曰爲士者亦事天乎曰是何言也天者萬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上子不敢不止臣之於君亦然故違君之[illegible]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順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順且孝者人得而賞之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或曰何謂違天之命曰天使汝窮而汝强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强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或曰何

謂天刑曰人之刑賞刑賞其身天之刑賞刑賞其神
故天之所賞者其神閒靜而佚樂以考終其命天之
所刑者其神勞苦而愁困以夭折其生彼雖僂然而
白首猶貳負之臣桎梏而處諸石下雖踰千歲惡足
稱壽哉或曰夫士者當美國家利百姓功施當肯澤
及後世豈獨齷齪然謹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乎曰
非謂其然也智愚勇怯賢貧貴賤天之分也君明臣
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
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致
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洙泗顏淵簞食瓢飲安於
陋巷雖德業異守出處異趣如此其遠也何嘗捨其
分而妄爲哉

言戒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破乎夫鑄鼓叩之
然後鳴鑿甸鑿鞴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
不謂之祆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孰爲
廢鍾破矣

鑿齒

迂夫病䘌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隣通夕不寐有道士過之問曰子知病之所來乎曰不知也道士曰病來於天天且取子之齒以食食骨之蟲而子拒之是違天也夫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之其必與之迂叟曰諾於是以齒與蟲惛然而寐一夕而愈

蠆祝

迂夫夜立於庭拊樹而蠆螫其手捧手吟呼痛徹於心家人呼祝師祝之祝師曰子姑勿以蠆爲慘烈以爲凡蟲而藐之曰是惡能若我哉則痛已矣從逸而痛息廼謝祝師曰爾何術而能攘蠆之毒如是其速也祝師曰蠆不汝毒也汝自召之余不汝攘也汝自攘之夫召與攘皆非我術之所能及也子自爲之也於是迂夫嘆曰嘻利害憂樂之毒人也豈直蠆尾而已哉人自召之人自攘之亦若是而已矣

飯車

天雨迂夫出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其徒曰是車也將覆不久矣行未十步聞讙聲顧見其車已覆其徒問曰子何用知之迂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雨

道滓而蹊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所趣也而車不量其力固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其能無覆乎禍有鉅於此者奚飯車之足云

拾樵

迂夫見童子拾樵於道約曰見樵先呼者得之後毋得爭也皆曰諾既而行相與笑語戲狎至驩也嚆然見橫芥於道其一先呼而衆童子爭之遂相撻擊有傷者迂夫惕然亟歸而嘆曰今天下之利大於橫芥者多矣吾不知戒而日與人遊恃其驩而信其約且有先呼而鬬者能無傷乎

知非

或曰遽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帝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

天人

迂叟曰天力之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斂藏人力

之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

無怪

迂叟曰有茲事必有茲理無茲理必無茲事世人之怪怪所希見由明者視之天下無可怪之事

理性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世之高論者競爲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跂懸而不可及憒瞀而不能知則盡而捨之其實窒遠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性也遇不命也

事親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事神

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愛之爲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而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寬猛

迂叟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

回心

或問子能無心乎迈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駟馬如斡磐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無益

迈叟曰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學要

迈叟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

學爲

治心

迈叟曰小人治迹君子治心

文害

或謂迈叟子於道則得其一二矣惜夫無文以發之迈叟曰然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夫變白以爲黑轉南以爲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

道大

迂叟曰聖人之道如天地天地之間靡所不有衆人之道如山川如陵谷如鳥獸如艸木如蟲沙各盡其分不知其外天地則無不包也無不徧也

母我知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葢孔子之前爲比干者則非微子矣爲微子者則非比干矣爲箕子者則非比干與微子矣至孔子然後人知三子者皆仁人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孟荀氏之言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以是觀之孟荀氏之道槩諸孔子其隘甚矣

道同

迂叟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爲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興自孟荀氏而下皆曰由何道而王由伯道而霸道豈有二哉得之有淺深成功有小大耳譬諸水爲畎爲澮爲谷爲谿爲川爲瀆若所鍾則海也大夫士

畎澮也諸侯谿谷也州牧川也方伯瀆也天子海也
小大雖殊冰以性奚以異哉

絶四

或問子絶四何以始於毋意迄叟曰吉凶悔吝未有
不生乎事者也事之生未有不本乎意者也意必自
欲欲既立於此矣於是乎有從有違從則有喜有樂
有愛違則有怒有哀有惡此人之常情也愛實生貪
惡實生暴貪暴惡之大者也是以聖人除其萌蘖其
源忍矣自而至哉或曰毋意於惡既聞矣敢問聖人
亦毋意於善乎曰不然聖人之爲善豈有意乎其間
哉事至而應之以禮義耳禮者履也循禮則事無不
行義者宜也守義則事無不得聖人執禮義以待事
不爲善而善至矣聖人豈有意乎其間哉或曰然則
聖人之心其猶死灰乎曰不然聖人之心卽宿火耳
夫火宿之則晦發之則光引之則然鼓之則熾既而
復掩之則乃晦矣深而不消久而不滅者其宿火乎
聖人之心亦然治其心以待物物至而應事至而辨
豈若死灰哉灰死則不復然矣奚所用哉或曰毋固

母必笑以異乎曰在我爲固在人爲必聖人出處語默惟義所在無可無不可笑其固成敗禍福繫命所遭誰得而知之笑其必或曰然則何以終於毋我曰有意有必有固則有我有我則私私實生蔽是故泰山觸額而不見雷霆破柱而不聞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則公公實生明是故秋毫過目無不見也飛蚊歷耳無不聞也其得失豈不遠哉

求用

或曰士不好富貴則爲士者不得其用刑賞不行矣迺叟曰小人有才必求用於世以利其身不賞不勸不刑不懲君子有才亦求用於世以行其道勸不待賞懲不待刑自古亂臣賊子未有不出於好富貴者也爲上者亦何利哉

負恩

迺叟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羨厭

迺叟曰人情苦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

或問老釋有取乎迂叟曰有或曰何取曰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爲自然捨是無取也或曰空則人不爲善無爲則人不可治奈何曰非謂其然也空取其無欲之心善則死而不朽非空矣無爲取其因任治則一日萬幾有爲矣

鑿龍門

或問禹鑿龍門闢伊闕有諸迂叟曰龍門伊闕天所爲也禹治之耳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而開之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若鑿山以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

無爲贅

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然作無爲贅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功成在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聖教

聖人專以利人爲心於術無不知也穀而可辟則不

教人耒耜也死而可違則不教人棺槨矣夫豈非天使民食且死雖聖人不能違乎

諱有

人之情諱有而不諱無離婁之明人謂之瞽不慍矣柳下惠之和人謂之汚不怍矣

斥莊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爲也迂夫曰君子之學爲道乎爲文乎夫唯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而塗丹雘不可處也眢井而羃綺繢不可履也烏[illegible]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illegible]當[illegible]宿學不能自解迂夫曰然則佞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而子獨悅之乎

莽楊

或曰楊子之諂也以王莽爲可以繼周公軼阿衡迂夫曰得已哉楊子之爲書也品藻當世蜀莊子真仲元靡不及焉莽宰天下而自況於伊周敢遺謂子何鮑之死不可不畏也雖然莽自況伊周則與之況黃

處則不與也其志將曰爲伊周而止斯可矣不止而
至於篡伊周豈然哉

無黨

或曰吾子擯莊而引楊或者爲黨乎曰無黨也使莊
爲楊書斯與之矣楊爲莊言斯拒之矣孰黨哉

兼容

或曰甚矣子道之隘也笑容之不兼迓夫曰沱潛之
於江也榛梏之於山也兼容焉可也莠之於苗也
之於火也欲兼得乎哉

指過

或曰有人於此人指其過而告之則喜何如迓夫曰
君子也或曰曷若無過而指諸迓夫曰君子履中正
而行者也故有過則人得而指諸若夫不中不正之
人終日所爲皆過也又安得而指之

難能

或曰堯舜之德何以爲難能迓夫曰舜自修於畎畝
之中而聞於堯此舜之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知
之此堯之難也

三欺

迂夫曰鞠躬便辟不足爲恭長號流涕不足爲哀弊衣糲食不足爲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

官失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拾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刨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天人

迂叟曰天之所不能爲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爲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穡人也豐歉天也

漢 諸葛亮 字孔明 後漢諸葛亮字孔明

甲戌十二月二十四日校完

兵機第一

夫兵之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離脫於江湖中欲求游泳之勢奔濤戲浪何可得也

逐惡第二

天軍國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結黨相連毀譖賢良二

曰侈其衣服異其冠帶三曰虛誇妖術說言神道四曰專察是非私以動衆五曰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奸僞悖德之人可遠而不可親也

知人性第三

夫知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爲詐盜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間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辨而觀其變言三曰谷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將才第四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知其飢寒察其勞苦此謂之仁將事無苟免不爲利撓有死之榮無生之辱此謂之義將貴而不驕富勝而不恃靡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謂之禮將機奇變莫測動應多端轉禍爲福臨危制勝此謂之智將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此謂之信將足輕戎馬力越氣蓋千夫善固疆場長於劍

戰此謂之步將陵高歷險馳射若飛進則先行退則
後殿此謂之騎將氣凌三軍志輕強虜怯於小戰勇
於大敵此謂之猛將見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覽而
能剛勇而多討此謂之大將

將器第五

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禍爲衆所
悅服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
而有慮勇而能鬬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
知人勤勞惜人飢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愼一
日誠信寬大開於理亂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
信義服隣國上曉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
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

將弊第六

夫爲將之道有八弊焉一曰貪而無厭二曰妬賢嫉
能三曰信讒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猶豫不自
決六曰荒淫於酒色七曰奸詐而自恣八曰侵人而
不以禮

將志第七

兵者凶器將者危任是以器剛則缺任重則危故善將者不恃強不怙勢寵之而不喜辱之而不驚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殉國一意而已

將善第八

將有五善四欲五善者所謂善知敵之形勢善知進退之道善知國之虛實善知天時人事善知山川險阻四欲者所謂戰欲奇謀欲密衆欲靜心欲察一也

將剛第九

善將者其剛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強以柔制剛純柔純弱其勢必削純剛純強其勢必亾不柔不剛合道之常

將驕第十

將不可驕驕則失禮失禮則人離人離則衆叛將不可恡恡則賞不行賞不行則士不致命不致命則無功軍無功則國虛國虛則寇實矣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將強第十一

將有五強八惡高節可以厲俗孝悌可以揚名信義

可以交友沉慮可以容衆力行可以建功此將之五強也謀不能料是非禮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厄知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謗此謂之八惡也

出師第十二

古者國有危難君簡賢能而任之齋三日入太廟南面而立將北面太師進鉞於君君持鉞柄以授將曰從此至軍將軍其裁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退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恃功能勿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喜由苦均危患如此則士必盡死敵必可亡將授詞鑿凶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曰進退惟時軍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以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故能戰勝於外功成於內揚名於後世福流於子孫矣

擇材第十三

夫師之行也有好鬬樂戰獨取強敵者衆爲一徒各

曰報國之士有氣冠三軍才力勇捷者聚爲一徒名曰突陣之士有輕足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爲一徒名曰搴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爲一徒名曰爭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爲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善發強弩遠而必中者聚爲一徒名曰推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智用第十四

夫爲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是謂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是謂逆時逆時亦不逆人也

不陣第十五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昔者聖人之致理也安其居樂其業人至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舜修典刑皐陶作士師人不干令行無可施可謂善師者不陣禹伐有苗舜舞干羽而苗民格可謂善陣者不戰齊桓南服強楚北伐山戎可謂善戰者不敗楚昭遭禍

奔秦請救卒能返國可謂善敗者不亾矣

將誡第十六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故用兵之要務攬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說禮樂而敢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魚潛動若奔獺散其所連而折其所強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迫而容之利而誘之亂而取之畢而驕之親而離之強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寃者伸之有強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讒者覆之獲財者與之不倍兵以攻弱不恃衆以輕敵不徼才以驕人不以寵而作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始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女不自使將能若此嚴號申令而人願鬬則兵和外接而人樂死矣

戒備第十七

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若乃失之毫釐則差若千里覆軍殺將勢不踰息可不懼哉故有患難君臣旰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安居而不思危寇至而不

知拒此謂燕巢於幕魚遊於鼎亾不俟夕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預備而虞古之善政又曰蠭蠆尚有毒而況國乎無備雖衆不可恃也故曰有備無患故三軍之行不可無備矣

習練第十八

夫軍不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故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然則即戎之士不可不教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illegible]

[illegible]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卻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萬人可教三軍然後教練而敵可勝矣

軍蠹第十九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審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時機阻亂師徒乍前乍後不合金鼓上不恤下斂削無度營私徇己不恤饑寒非言妖詞妄陳禍福如事喧雜驚惑將吏勇不受制專而凌上輕竭府庫擅給

其財此九者三軍之蠹有之必敗也

腹心第二十

夫爲將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無腹心者如人夜行無所措手足無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知運動無爪牙者如飢人食毒物無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者爲腹心沉審謹密者爲耳目勇捍善敵者爲爪牙

謹候第二十一

夫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者故師出以律失律則凶律有十五焉一曰慮間諜明也二曰詰諜使令審候也三曰勇敵衆不撓也四曰廉見利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善含耻也七曰寬能容衆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曰敬禮賢能也十曰明不納讒也十一曰謹不違理也十二曰仁善養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徇國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謀自料知他也

機形第二十二

夫以愚克智命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智機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作而不能應非

智也勢機動而不能制非賢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善將者必因機而立勝

重刑第二十三

吳起曰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以聲不可不清目威以容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士可息也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心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矣

盡將第二十四

古之善將者有四示之以進退故人知禁誘之以仁義故人知禮重之以是非故人知勸決之以賞罰故人知信禁禮勸信師之大經也未有綱直而目不舒也故能戰必勝攻必取庸將不然退則不能止進則不能禁故與軍同亡無誡勸則賞罰失度人不知信故賢良退伏頑諂登用是以戰必敗散之矣

審因第二十五

夫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黃帝不能與爭威矣因人之力以決勝則湯武不能與爭功矣若能審因而加之威勝則萬夫之雄將可圖四海之英豪受制矣

天勢第二十六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孛彗不殃風氣調和地勢者城峻重崖洪波千里石門幽動羊腸曲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禮士卒用命糧甲堅備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所擊者萬全矣

勝敗第二十七

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懈樂士卒畏懼相議以勇鬬相望以威武相勸以刑賞此必勝之徵也三軍數驚士卒惰慢下無禮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福相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

假權第二十八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繫也禍福之所係也而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猶束猿猱之手而責之以騰捷膠離婁之目而使之辯青黃不可得也若賞移在權臣罰不由主將人苟自利誰懷鬬心雖伊呂之謀韓白之功而不能自衛也故孫武曰將之出君命

有所不受周亞夫曰軍中聞將軍之命不聞有天子
之詔矣

哀死第二十九

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
則以身後之死者哀而葬藏之傷者泣而撫之飢者捨
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
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必捷矣

三賓第三十

三軍之行也必有賓客群議得失以資將用有詢

使利第三十二

夫草木叢集利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以不意前林無隱利以潛伏以少擊衆利以日暮以衆擊寡利以清晨強弩長兵利以捷攻踰淵隔水風火暗昧利以搏前擒後

應機第三十三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機也非智者孰能見機而作見機之道莫先於不意故猛獸失險童子持戟以退之蜂蠆發毒壯士徬徨而失色以其禍出不圖變速非慮也

揣能第三十四

古之善用兵者揣其能而料其勝負主孰聖也將孰賢也吏孰能也糧餉孰豐也士卒孰練也軍容孰整也戎馬孰逸也形勢孰險也賓客孰智也隣國孰懼也財貨孰多也百姓孰安也由此觀之強弱之形可以決矣

輕戰第三十五

螫蟲之觸負其毒也戰士能勇倚其備也是以鋒鏑

甲堅則人輕戰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衆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illegible]鬬帥不勇與無將同

地勢第三十六

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土陵丘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土平原小坡高山狹蔓衍相屬此車騎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大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蘆葦相參竹樹交[illegible]此鎗矛之地也矣

情勢第三十七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而情緩者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謀而情緩者可襲也

擊勢第三十八

古之善鬬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凡師老糧絕百姓愁怨軍令不習器械不修計不先設外救不至[illegible]

吏刻剝賞罰輕懈營陣失次戰勝而驕可以攻之者
用賢授能糧食美餘甲兵堅利四隣和睦大國應援
敵有此者訓而避之

整師第三十九

夫出師行軍以整爲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
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用所謂整師
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遏前後應
接左右應旄與之安而不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
離可用而不可疲矣

勵士第四十

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接
之以禮勵之以信則士無不死矣蓄恩不倦法若畫
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
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

自勉第四十一

聖人則天賢者法地智者則古驕者招毀妄者稔禍
多語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賞於無功者離罰加無罪
者怨喜怒不當者滅

戰道第四十二

夫林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在設伏、或攻於前、或發於後、叢戰之道、利以勇鬪、鼓令賊人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應、偃戢旌旗、特嚴金鼓、利用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夜戰之道、利在機密、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亂其目、而攻之、可以勝矣、

和人第四十三

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和則不勸而自戰、矣若將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羣下謗議、譎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取勝於匹夫、況衆人乎、

察情第四十四

夫兵起而靜者、恃其險也、迫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衆樹動者、車來也、塵土卑而廣者、徒來也、辭強而進

鈔本下缺文

驅者退也半進而半退者誘也杖而行者饑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數賞者窘也屢罰者困也來委謝者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也

將情第四十五

夫爲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飢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

威令第四十六

夫一人之身百萬之衆束肩斂息踵足俯聽莫敢仰視法制使然也若乃上無刑罰下無禮義雖貴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桀紂之類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之以賞罰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逆

蟫隱廬寄眎明鈔說郛三卷中有武侯心書乃全卷鈔入者取此本對校訂正頗多據余藏說郛叢書堂所錄末尚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四章此本皆不載疑有意刪削非止佚也藏園記

宋 蘇洵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
牧野之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
也權書兵書也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
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爲孫武之徒也夫孫
氏之言兵爲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爲不得已而言
之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吾權書用焉然則

權者爲仁義之窮而作也

心術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

盛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苦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再矣凡將欲智而嚴其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于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

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較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强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嘗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斯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劒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而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

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爲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其氣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鬬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谷赦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而繁雖勞不害爲彊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乘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攜矣險阻懼虧疎行以紓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城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爲衆以小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愕不進雖告丈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示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戢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埤示怯乘懈突擊其

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
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懾背城而戰
欲其不懾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疎欲速夫直而
銳疎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
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爲則怒吾何爲
則喜吾何爲則勇吾何爲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
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
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話不循故猶且聘而忌敵以
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
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爲之
當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
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爲耶不使吾
得之目矣

彊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是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
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
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
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

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乎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矣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鄙之地彼蓋所以孤吾兵也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彊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兵角其亡宜也取天下亦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為牡設右以為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撟蓋一陣之間必有牡牝左右要當以吾彊攻其弱

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彊其左吾亦彊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彊彊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彊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襍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彊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彊忘其小喪而志於[illegible]不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攻守

[illegible]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

敵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
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
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奇道之
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
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
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
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扶門斬關
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
牆趾而入者有焉扶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
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牆
趾而主人不之察者是矣爲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
而他戶墻隙之不鄣焉夫正道之兵扶門之盜也奇
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
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是也昔者六
國嘗與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
瑜走之鍾會嘗攻劍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
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
循江淮取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

自江州泝都江破虔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緜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用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爲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呂固

與人爲間耶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其
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
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
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
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
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
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
矣吾不可以久遏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
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間將之賢

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間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
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
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鳴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
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
勞而得焉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
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
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
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
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僞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

則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群網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檥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自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冥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讀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違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作

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敵怒敵此司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頹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子瓦之不仁武之[illegible]

[illegible]亦鮮矣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此況[illegible]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illegible]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illegible]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illegible]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

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當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愼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悉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强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遭

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爲齊人計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魯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轘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
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
賂者喪蓋失疆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
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
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
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
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
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
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
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
故不戰而强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
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
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
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
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
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
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
誅鄗鄴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

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尚使
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
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
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
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
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
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戰
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
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

高帝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
天下之勢舉指摇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
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
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
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
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蹔
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

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
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
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
武王没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
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
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
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
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氏既不可
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
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私
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扳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
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卸也
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
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
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
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産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
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太高帝
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菫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

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酈后之毒燕不至於
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
憂者也噲之死於患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
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能
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
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
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
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天
者也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全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死于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

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旣也方籍之
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將若急引軍趨秦及其
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
秦將爭一旦之命解旣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
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旣已安沛公
而警籍則其勢不得張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
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
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着
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
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
盡于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
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
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
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
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搏鹿
罷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
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得問必
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

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代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常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